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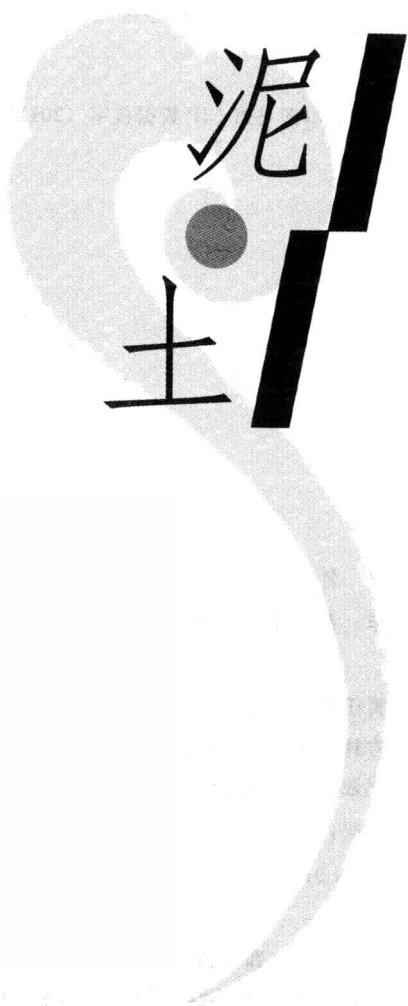
韩国文学名著译丛

○○ 李光洙 / 著 ● 李承梅 李龙海 / 译

泥土

韩国文学名著译丛

李光洙／著 ● 李承梅 李龙海／译



泥
土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土/(韩)李光洙著;李承梅,李龙海译.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601-7453-2

I. ①泥… II. ①李… ②李…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 I 312. 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141 号

书 名: 泥土

作 者: (韩) 李光洙 著; 李承梅, 李龙海 译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徐 佳 周 婷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数: 440 千字

ISBN 978-7-5601-7453-2

封面设计: 张树臣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印刷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1-1

从夜校归来，许崇又拢双手枕在脑后，靠着行李斜斜地躺了下来。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蚊虫躲避熏蚊烟飞来飞去的声音时近时远地传入耳中。现在是农历七月，也过了百种，夜风里已带有几分习习的凉意了。

两年来许崇一直呆在京城首尔，没有听到蚊子嗡嗡作响的声音，这会儿在故乡重又听到它，都觉得十分亲切了。

“才几时啊，俞顺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许崇喃喃自语。

蓦地，许崇眼前浮现了俞顺的身影。她身材结实，甚或有些胖，脸颊也被强紫外线的山村阳光晒黑，但五官长得端正大方，还不失温柔。在月下瞅她，人就如月光一样阴柔优美。要说瑕疵嘛，她的手不免有些粗糙，但整日干锄草或是手上沾水的活，又怎能拥有都市女人般的纤纤玉手呢。她，上下穿了粗麻布做成的、浆得硬邦邦的衣裙。她光脚穿着黑胶鞋，脚背晒黑了。她的手、手腕和脖子，还有短衬裤和更短裙子下露出的小腿，也都晒黑了。这好像夏日阳光十分迷恋俞顺那美丽、健康的身体，不放过任何机会去亲吻了她一样。

许崇禁不住拿俞顺同贞善作了比较。贞善是许崇做家教的尹参判家的女儿。她身材苗条，肤色透明白净，软软的小手更是几乎一握就能碎掉一样。她在淑明这个女校里，也算个数一数二的美女。

对许崇而言，贞善可谓是生活在月亮上的嫦娥。许崇知道，自己仅仅是个来自乡下、无父无母又无财产的穷小子而已，现在住在尹参判家的耳房里，只是给他家一个读普通学校^①的孩子当家教罢了。所以对贞善这样美丽的两班富家女儿，不敢有非分之想。

可俞顺这样的女孩，他倒是可以得到的。当然，按许崇现在的状况，俞顺父母也是不情愿将女儿嫁给他的。但只要他毕了业，他们也许会同意他做女婿的。

想到这里，许崇禁不住为自己的身世叹了一口气。

许崇家原是村里家底比较殷实之一户人家。其父许谦早年就读于平壤

① 普通学校：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1910—1945）的初级教育机构，即小学。



大成学校^①，每每发生什么刑事案件都会牵扯其中，北间道案件啦、新民会案件啦、西间道案件啦、万岁案件^②啦什么的无一幸免。宪兵队时期和警务总监部时期，许谦都没能逃过一劫。单是判刑坐牢前后就有八年，算上羁押警察署和检查局的日子，那他就足足过了十多年被囚禁的铁窗生活。

遭此漫长的牢狱之灾的过程中，许谦家逐渐败落下来，到后来交不起许崇的学费不说，就连住房都保不住了。于是，许谦把所剩无几的水田和旱田全部抵押给金融合作社贷了一笔款，四处奔走干起了平生从未涉足过的买卖来。结果，不仅钱没挣到，连抵押的土地也给赔了个精光。许谦从此一蹶不振，常以喝酒抽烟度日，还不知在哪儿得了伤寒病，致使他本人和妻子，以及许崇的妹妹都一一死去。许家最终只剩下除了躯体一无所有的许崇一人。

许崇现在无居所一间，只好暂时寄住在堂叔许诚家里。

俞顺家离许崇住的地方隔着一个山冈。俞顺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年老的父亲俞初试是读书考取过初试的人。原来，这个村庄是许氏家族延续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山那边是俞氏家族世代生活的村庄。许氏和俞氏在这一带乡间里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一直以来过的都是参加科举、住瓦房的生活。但现在这两个村庄都逐渐衰败下来，俞初试不免慨叹道：“甲午更张后，汉文和两班一文不值喽！”

现在，这两个村庄里稍有勇气的人，全都摘掉了头上的纱帽，用毛巾把头一扎，扔掉书本和笔，拿起锄头，上地里干起农活来了。但是，村里也有那么一两个人，迷恋着旧时荣华，依然过着头戴纱帽、行跪礼的老式生活；另外还有那么两三个人，就像许崇父亲那样，开明地剪短头发、穿西服东西奔走直至坐牢的。相比较而言，俞顺家是适应变化、追求现实利益的那一班人的代表，许崇家是所谓干大事啦、上学啦等等，比较不安分的那一班人的代表。

① 平壤大成学校：韩国独立运动家安昌浩（1878—1938）于1907年（或是1908年）在平壤成立的中等教育机构，即中学。办学目的为培养人才开展爱国启蒙运动。学校受朝鲜总督府压制，1912年仅培养了第一届毕业生后关门。平壤大成学校同李异薰成立的平安北道定州的五山学校一起，成为当时朝鲜西北地区民族教育和爱国启蒙运动的根据地。

② 北间道案件、新民会案件、西间道案件、万岁案件：这些案件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韩国前后时期，镇压韩国独立运动的案件，集中发生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



1-2

转眼间，事先定好的一周夜校教学生活结束了，许崇明天就要回首尔了。在回首尔前最后一堂课上，许崇更是满怀热忱地讲解剩余的教材内容，还如演讲一般劝喻大家诸多事情。

夜校是分男女两个班的。女班学员中有许崇婶婶或奶奶辈的人，也有许崇姐姐妹妹辈的人。她们听许崇讲的那些内容只觉得新奇。什么卫生啦、地球是圆的啦、不是太阳转而是地球转啦、飞机和电灯啦、什么变成雨什么变成雪等等，听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噢，真是那么一回事吗？”

她们中也有人许崇讲的内容半信半疑，但始终无人提反对意见。

比起女班来，男班可大不相同。有人提出疑问，也有人进行反驳。

有人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到底怎么了？咋日子过得越来越难呢？”

还有关心时事的：“听说现在大学学完了也找不着工作？”

也有时，爷爷或叔叔辈的人中途打岔，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训斥正在上课的许崇：

“你也读了这么多书，该娶妻成家了。光读书，顶啥用啊？”

这夜校学员大都是许姓之人，偶尔也有山那边来的俞氏家族成员。女班中俞顺就是这样插班进来的。

俞顺是读完了普通学校的，但也来参加夜校学习。她是听课最认真的几名学员中的一个。

许崇一想到明天就要离开，心里万分不舍起来。讲课中，许崇不时望着俞顺，俞顺也偶尔瞅他，两人视线不期相遇过几次。许崇心里不想结束这节课，好想好想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男女班夜校全都结束后，男学员数十人聚集在老槐树下，为许崇饯行。他们买来香瓜，买来酒，还煮些玉米带过来，围坐在一起，开始东拉西扯唠起来了。

“你这次回去多咱再来？”

“嗯，明年吧。”

“什么时候毕业？”



“后年。”

“是法律？”

“是。”

“那个读完，能不能当上警察署长？”

“……”

“郡书记也没问题吧？郡守嘛，一时半会肯定还不行呗。”

“当律师倒能挣大钱哩。听说这还得考试？”

“是的。”

“这孩子有才，当律师没问题。”

“听说当律师，赚老鼻子钱了。”

“要说赚钱，医生赚得最多。”

“赚大钱嘛，那得白捡个金矿才行。”

“朝鲜资源枯竭，哪有钱可赚啊？”

“咱这帮摆弄泥土疙瘩的，多会儿能摸到一张十元纸币呀？”

“来，再吃个香瓜吧！”

“哇，夜深了！”

许崇每每和他们聊天，有时羞得脸通红，有时又禁不住叹起气来。但是许崇觉得多少有些无知的这些人好亲切、好珍贵。他们说的话，也似乎句句充满了好意。他们比起那些彬彬有礼、察言观色、衣冠楚楚的都市人来，更有人情味啊！许崇为此感到欣慰。

这天晚上，许崇和他们提了成立农会问题，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来不及组织它，就要离开这里了。

为了赶早车，拂晓时分许崇提着兜和铺盖卷离开了堂叔家。他一路听着路边草从里传来的吱吱虫鸣声，赶往火车站。快走到溢洪道时，突然有人走上前来，吓了他一跳。

“是我。”

许崇见那人是俞顺，错愕片刻后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什么时候回来？”

“明年夏天吧。”

许崇一边回答，一边抚摩着依偎在自己胸前的俞顺的头。

临别时，俞顺把包有四个煮玉米的手巾塞给了他。

许崇坐的火车在鱼肚白色的晨光中，喘着粗气驶过溢洪道山脚远去。

俞顺含着眼泪望着火车招了招手。



1-3

火车驶过溢洪道山脚拐弯处时，许崇想再看俞顺一眼，就来到车箱门口向外望去。但微弱晨曦把站在半英里之外山背影下的姑娘藏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她。他只好朝着她可能站着的方向招手，小声嘀咕道：“俞顺，我明年夏天回来。”


火车咣当咣当开过箭滩铁路桥。“箭滩”，多么形象的名字啊！许崇向桥下湍急的水流望去。水里映着的是黑乎乎的尚未大亮的夏夜之天空；顺着这条水流望过去的山谷却白雾妖娆，蛮有几分初秋景色之特征了。湿润着大地潺潺流去的水，梦幻般笼罩在水面上的白雾，这无疑是最值得赞美的大自然美景之一啊！

箭滩两旁全是引箭滩水灌溉来的水田，而这些水田一斗落地能产四石米。这里原来可能就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地，或是看不到天空的茂密森林。那时，蜿蜒流淌在鹿群和狐狸撒欢着的处女林中的箭滩水，也一定是蔚蓝清澈的。现在这里有个山岗叫望天岭，儿时父亲告诉他，过去只有过了这山冈才能望得见天空，所以人们就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

许崇的祖先——也许和俞顺的祖先一起开拓了这里。砍掉树木，刨净树根，还要在箭滩上修筑堤坝用来灌溉什么的，这片土地就是他们和着血汗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许崇的祖先和俞顺的祖先就是吃着这里产的米，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的。俞顺和许崇身上每一块骨和肉、每一滴血，无不来自这片土地——这片渗透着祖先血汗的土地。他们就是这片土地上萌芽、成长、绽放的生命之花。

但是，这里的土地现在大多已归属于什么什么会社啦、银行啦、组合啦、农场啦等等，不再属于许崇或俞顺家了。生活在许崇故乡箭滩村里的人，现今成了无根之草。白雾妖娆的山谷中传来的恬静和谐的鸡鸣犬吠声和牲畜、牛马的嘶叫声，也比往年听到的少多了。变的不仅仅是数量，鸣叫声里的恬静与和谐亦早消失殆尽了。这怎不叫人痛心、痛苦和痛惜啊！

随着火车前行，远处的山谷、田野和村落一会儿凑到许崇跟前来，一会儿又远离他而去。饱满的稻穗、黄澄澄地低下头来的谷穗和稗子、披头散发挂彩流血的勇士一般的红高粱，还有大清早打水回来的顶水罐的女人



们……。挂着水珠的水罐在晨曦中反射出耀眼金光，顶水罐的女人一只手甩着水罐里滚落下来的水珠，一只手遮掩着险些从短衫里暴露出来的乳房。光腴的孩子们听见火车轰隆隆开过来，大呼小叫地跑着。刚刚经历漫长梅雨季节的茅草屋死气沉沉地趴在地上，好似那一夏天农活中累倒爬不起来的农夫一样；屋顶的茅草亦都腐烂成黑色，好像住在里面的人心亦死了一般。那里边住的是一贫如洗、受跳蚤臭虫折磨、被债务所逼、病魔缠身的人，是一群被夺走了希望、紧锁眉头一天天挨苦日子的人。

火车进站了，人头攒动。站长、车长、杂役、戴了镶红边警察帽的人、像是面长的头戴巴拿马帽的绅士、像是去首尔的手拿提琴盒的女学生、像是女学生父母的脸上爬满皱纹的一对夫妇……

声音嘈杂。吹哨声、汽笛声……

开过大都市、小车站后，许崇感到有些饿了。

他拿出俞顺给的玉米，啃了两穗，但又觉得寒碜，重又包好放起来了。

到京城站下车，许崇好似从梦中醒来一般。疾驶而过的出租车、疯跑的公共汽车、小玩具般的人力车、脸上能掉下冰渣来的毫无表情的冰冷冷的人群……

许崇坐电车回到三清洞尹参判家，把行李搁到自己住的耳房后马上到大厢房去了。但是没见到尹参判，只见有两三个头戴纱帽的陌生人坐在那里。他又去了小厢房，尹参判的大儿子仁善也不在。当他折回自己房间时，碰到了端着热汤沙锅走过来的老妈子。

“学生，回来啦？”老妈子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还告诉他：

“大少爷病得厉害，老爷也在里屋哩。”

1-4

~~~~~

许崇不过是个家庭教师，又是个乡下学生，他的回来对尹参判家而言，亦不过是邻居家的一只猫进到院子里来，是无关紧要之事。更何况大少爷得了重病生命垂危、全家上下乱成一片之际，谁还在乎许崇之流回来与否呢？只有送饭的老妈子一人理睬他。

通过老妈子，许崇大概了解了仁善的病。



仁善天生体质弱，出生没几个月，他的母亲因肺病死去了。她是原来就有肺病，生小孩之后病情加重死的。仁善遗传了母亲的体质，肤色白，薄薄的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胸部窄小，身材细长。他人长得很好，是个美男子，只是身体素质太差了。他人还有才，上学时成绩一直很好。

和仁善不同，仁善的妻子健康、性感。许崇也曾见过她几次，是一个眉眼带笑、风情万种的女人。仁善的朋友们私下里就说，仁善身体总不好都是他妻子过于妖媚之故。

仁善本来体质差，今年去释王寺避暑又得了腹泻病，回家来就一直发烧和消化不良，还睡不着觉。尹参判担心得不得了，一个劲地催人去请医生（西医）和郎中（韩医）来为儿子诊病，但不知怎的就不见好转。大约一周前，他们照着一个著名郎中（说是在智异山学医二十年）开出的药方，给仁善服用了鹿茸和类似于桑树根状的什么药果煎出来的汤药。服用那剂药后，病人全身烧得通红，还神志不清地直说胡话、疯笑疯跳个不停。如此折腾了一昼夜后，医生来给他打针、吃药，人总算安静下来入睡了。可是从那以后，病人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也吃不进任何东西了。

尹家厢房里头戴纱帽、身穿陈旧朝鲜长袍的那两三个人，都是叫做什么进士、司果<sup>①</sup>的郎中。他们正坐在那里讨论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甲乙丙丁六甲，对病人头哪天要朝向哪个方位、煎药用的水哪天要从东或西哪个方位打来、沥汤药的时间要定卯时还是辰时等问题，也都像重大事情一般争论不休。

煎药的时候，谁开的方子谁就坐在那里监督，旁边站个丫鬟伺候着。屋里那些戴纱帽的郎中们，还频频叫那个小丫鬟点烟递给他们。

仁善是长子，又是从小失去母爱的、身体羸弱的孩子，所以尹参判一向特别在意他。过了六十花甲之后，他把有关财产和家务的事情大都交给儿子来办，自己作为家中最高权威者，只保留了否定权。仁善也不同于其他轻佻放荡的富家少爷，起码懂得珍惜钱财，尹参判为此感到高兴，亦十分看重他。

这样的儿子病倒了，尹参判急火攻心，吃不下饭，一天天靠烟酒硬撑着。

第二天早上，许崇到大厢房见到尹参判，行了跪礼。

“哦，回来啦？”

<sup>①</sup> 司果：朝鲜朝（1392—1910）时期属于五卫的正六品武官。

尹参判说了这一句话后，马上冲着背向自己的郎中发起火来。

“那药哪见效啊？”

郎中们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讨论。什么上焦、下焦如何啦，命门如何啦，水气、火气如何啦等等，其实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讨论的那些到底是什么。

屋前，廊台上的煎药罐咕嘟咕嘟响着，带有奇特香味的热气透过盖纸冒了出来。

又是晴朗、炎热的一天。

## 1-5

~~~~~

许崇回来的第五天大清早，仁善终于走了。人参、鹿茸也未能留住他的生命。听到仁善生命垂危的消息，亲戚们昨天傍晚都过来了。所以，这会儿尹家里里外外都是人，闹哄哄的。

来人中，有社会名望很高的、与尹参判同一高祖父的族兄、人称“汉隐先生”的人；也有与死者同一曾祖父或同一高祖父的那些在日本或欧美留学的年轻人；还有许崇不认识的男人和他们的夫人。此外，还来了名字叫金甲镇的学生。他就读于京城帝国大学法律系，是许崇读高等普通学校^①时的一位师兄的同学。金甲镇是因签订七条约^②有功而授予男爵的金南圭的儿子，上普通学校时起就以傲慢秀才著称。但是，其父金南圭在生前沉湎酒色和投机搞什么失利，败光钱财、破了产不说，还涉嫌诈骗，虽被免于起诉却也被终止了男爵待遇，使得金甲镇现在变得很穷，父亲死后也没能承袭到什么爵位。他后来靠父亲生前挚友尹参判提供学费读书至今，也靠着这一层关系每逢年节或尹家有什么事情时，像亲戚一样出入于尹家了。

仁善走后，人们的眼光——多少带有羡慕的眼光都集中到贞善身上来。这会儿为哥哥的死悲戚万状的她，好似乎添了几分美，更加光彩照人了。

贞善是尹参判第二个夫人生的。当年尹参判赴任全罗道监司，娶了号

① 高等普通学校：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的中级教育机构，学制4~5年，即中学，简称高普。

② 七条约：也称丁未七条约，指1907年签订的《韩日新协约》。



称道内首富的南原金承旨的女儿为妻。她貌比天仙不说，嫁妆也丰厚得惊人。当时首尔的人就讥讽尹参判是贪图钱财娶了乡下贱民女儿为妻的，而这种讥讽似乎又并非只是空穴来风。

有人说金氏夫人带来了一万石的财产^①，也有人说是带来了五千石。但不管怎样，尹参判在任全罗道监司两年里，家产大约增了一万石确是不争之事实。当然其中不乏有受贿或搜刮来的，但是夫人带来的至少占到三分之二，这倒是无人再怀疑的。

娶了金氏夫人，还有任职全罗道监司回来之后，尹参判一跃而成为京城首尔赫赫有名的富豪。随着世道变化和湖南铁路的开通，粮价和地价更是几何倍数地上涨，他暴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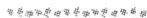
但是金夫人嫁过来后，只生了一对儿女，人不到四十就死了。她死后不久，儿子也死掉了，她的骨肉就剩下女儿贞善一个。

人们都说贞善长得酷似母亲。她身材修长苗条，皮肤白净细腻，又不像她死去的哥哥那样病怏怏的，身体看似柔弱却也结实得很。如果硬要挑出什么瑕疵来的话，高高的鼻子和水汪汪的眼睛，还有作为普通人家女儿过于娇媚等等，算是她美中不足之处了。

尹贞善在淑明读书时，有那么两三次还得过第一名，考入梨花专门学校音乐系后，亦以美女、才女闻名。千万富豪两班家千金小姐、美女、才女，加上至少还能继承母亲嫁妆中的部分财产，这些足以使她成为有儿子的人家和有才华的青年们的关注对象了。现在尹参判的长子仁善也死了，依着尹参判平时的性格，直到小儿子睿善长大成人为止，肯定会委托女婿掌管尹家的大小事情的。由此一来，贞善更加吸引大伙的眼球也不足为怪了。

到底是谁能抽到这个幸运之签而成为贞善的丈夫呢？对大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重大之事情。

1-6



看见儿子咽气，尹参判满脸怒气冲进厢房，把戴纱帽的郎中和阴阳家全都轰了出去。

^① 一万石：指的是一年收成一万石粮食的农田。

“你们这些混蛋，狗屁不懂弄死了我儿子！”

戴纱帽的一班人被尹参判的冲天怒气所吓倒，慌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其中一人不甘心就这么离去，返回屋里哀求道：

“您给个回家的路费吧。”

“还敢爬进来？赶快撵走他们。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他们统统绑走！”

在尹参判的怒斥下，这些人再不敢吭气儿，灰溜溜地全都跑掉了。

尹参判提起火炉上的煎药罐，狠狠地扔了下去。药罐在厢房院子里滚了几圈，黑黑的、滚烫的汤药水洒了一地。

门后站着的许崇，看尹参判的怒气稍微消了一些，就上前问起丧来。

“请节哀吧！”

“嗯，仁善死了！”

尹参判木然地望着许崇，许崇也不知再用什么话安慰他了。

这时，金甲镇从里屋出来说道：

“那帮恶魔，撵得好！”

金甲镇昨晚好像在里边守了夜。但即使是这种状况下他也没有忘记注重起自己形象来，身上穿着贴有J标记^①的黑毛料大学校服，手里拿着贴有“大学”两个字帽徽的四角帽。

“仁善死了！”

尹参判对金甲镇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说得是啊，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嘛！是那些恶魔开毒药把人弄死的。要是一开始就听我的去住院，哪会发生这等事？那帮恶魔除了坑害人，还会什么呀？”

金甲镇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以十分肯定和几分训斥的口气，说了这一通话。他那目中无人的性格这会儿也暴露了出来。

“谁说没看医生？”尹参判反驳道：

“那帮医生知道什么呀？只想变着法儿抢钱罢了。”

① J标记：京城帝国大学简称“城大”或“京城帝大”，J标记是京城帝国大学简称“城大”的英文标记。京城帝国大学（日语：京城帝国大学，けいじょうていこくだいがく）是作为日本第六帝国大学，1924年在京城（现在的韩国首尔）成立的。它是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日本在朝鲜地域内成立的唯一一所四年制本科大学校。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校名更改为京城大学。1946年8月22日，根据美军政相关法令关闭了京城大学，同时合并首尔市内九所专门学校成立了首尔大学校。由此而言，京城帝国大学是现在的首尔大学校的前身。



“一开始就不该叫朝鲜医生！那些混蛋，朝鲜佬能知道个什么？只会说朝鲜语的家伙们能知道个啥呀？为啥不请藤村^①博士、伊藤^②博士这样的人？生生把活人弄死了。”

金甲镇仍是盛气凌人地数落着。

尹参判听得别扭，白了他一眼起身，一边唤着某人的名字，一边进到里边去了。

旁边的许崇实在听不过，就说他一句：

“你怎么这么说呢？”

“咋啦？你们这些在末流私立学校读书的，总是装出一副最爱国的嘴脸来。哼，你那普成专门学校^③教授之流，懂什么呀？到大学来一年级都考不上的一帮蠢才罢了。你念那个书，就别再住人家耳房一沓儿里扒拉残羹剩饭了！干脆回家去侍弄泥土吧，那可是你们老祖宗起就干的营生啊！别尽想过悠闲日子了，令人作呕！”

金甲镇噤里啪啦说完这些，轻佻地撇撇嘴、晃晃脑走出去了。大概是昨晚熬了夜，打算去什么地方睡觉的吧。

许崇早就听惯了金甲镇如此这般的数落，这会儿也不觉得怎么生气。但是一想到现在仍有什么首尔人、乡下佬、两班、贱人等身份等级残余，不免叹了一口气。

此时，许崇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个滋味。“住人家耳房一沓儿里扒拉残羹剩饭”啦“想过悠闲日子，令人作呕”啦“侍弄泥土吧，那可是你们老祖宗起就干的营生啊”等等这些话的意图分明是羞辱许崇的，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出来的，但许崇听来却是另一番意思，感触也不小。

1-7


~~~~~

金甲镇说的，的确对。许多男女学生就是嫌弃老祖宗起就干的侍弄泥

① 藤村：日本人姓氏。

② 伊藤：日本人姓氏。

③ 普成专门学校：韩国高丽大学校的前身，成立于1905年。1946年改称高丽大学校，并升为综合性大学校。



土的营生，令人作呕地只想过悠闲日子，才从乡下集聚到首尔来的。不惜抵押给高利贷或是卖掉祖祖辈辈侍弄的、和着血汗耕耘而来的那些水田、旱田和山林——只要肯流点汗就能解决吃的、穿的和一切生命所需的土地——筹款来京读书的学生也好，送子女上京读书的父母也好，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不侍弄泥土而过上悠闲日子。脸黑、手大、皮肤粗糙、脚大、眼神柔和、身材粗壮的那些青年男女，分明都是来自农村的，是祖祖辈辈在农村大自然里从事体力活的农村家庭的孩子。当他们穿着尚不合体的城市人服装——即使穿上名贵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城市人模样——徘徊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时候，城市人还是从其身上捕捉到“乡巴佬、土包子”的影子。而这些装扮的青年男女们，多少给人以滑稽印象的这些青年人，身上揣着家里卖地的钱，不顾父母挨饿，到钟路去，到东亚<sup>①</sup>、三越<sup>②</sup>、丁字屋<sup>③</sup>去，到酒吧去，在那里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那些血汗钱的时候，又怎能不让人感到一种悲哀呢？

他们这些人即使读完了专门学校和大学，又能靠什么谋生呢？想要过上悠闲日子也好，想当官或在公司、银行谋一份差事也罢，在目前这种就业难的情况下，一切都变得那么渺茫。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毕业证、高消费的生活习惯与欲望罢了。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得了结核病和花柳病。还有，自然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因不适应反自然的都市生活多数人又出现了健康障碍问题。又何止这些呢？不情愿从事“从老祖宗就干的侍弄泥土的营生”，又无工作可干，使得向往悠闲生活的他们，这会儿实实在在地过上了游手好闲、饥肠辘辘的生活了。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哪！”

许崇不禁有些泄气。他觉得金甲镇那种一味趾高气扬的糊涂之状，这会儿倒更有利于生存了。

从里边传来三个女人的号哭声。一个是贞善、一个是死者仁善之妻赵廷玉，还有一个好像是仁善的继母。

仁善之妻赵廷玉，是现今的两班社会里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宰洞赵判书之孙女、男爵赵南翊之千金。她毕业于宰洞女子高普和着装必须是日

---

① 东亚：当时百货商店的名称。

② 三越：当时的三越百货商店，现在的新世界百货商店前身。

③ 丁字屋：指丁字屋百货商店，原址在现在的首尔明洞乐天百货商店位置上。



本和服和日本袴的第二高等女子学校<sup>①</sup>，后因李王职<sup>②</sup>的关系去东京也呆了一年。有人说尹参判家缺少儿孙福但绝对不缺美人福，此话一点不假。赵廷玉也是个美女，只是前面已经交代的那样，她总是眉眼带笑，而且作为良家女也过于媚态了。

还有赵廷玉所接受的教育——无论是家庭的还是普通学校、高等普通学校，乃至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除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外，再无其他的启迪与熏陶。在朝鲜教育里，原本就找不到“爱国”字眼，其他如爱全人类的基督教式人道主义啦、三世众生皆视作同胞和恩人为其牺牲为其服务的释迦牟尼思想啦、身为朝鲜人为解除朝鲜人痛苦和为朝鲜人谋幸福要牺牲自己啦等等，亦同样没有得到实际的熏陶。她所接受的教育与熏陶，充其量就是孝敬父母、顺从丈夫、节约用钱、爱护子女、讲究卫生等等，没有跳出过个人主义或家族主义理想的范畴。况且娘家赵男爵家又是世人皆知的家风紊乱之家，婆家尹参判家也除了金钱没有什么更高、更深、更远的人生理想，加之赵廷玉本人所结交的也大都是和她差不多的个人主义者和利己的享乐主义者，对其教育与熏陶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对于赵廷玉来说，刚刚三十就失去了丈夫，就等于丧失了人生所有的一切。

## 1-8

\*\*\*\*\*

赵廷玉一下子崩溃了。丈夫咽气后，悲痛与时俱增，她无法克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她捶打着地面，甚或用散开来的长发勒自己的脖子，哭得死去活来。

“嫂子，嫂子！”

尹贞善一边劝她，一边也跟着哭起来了。

“高堂在上，不得这样哭！”

① 第二高等女子学校：日本女学生读书的女子公立学校。

② 李王职：李王职是日本统治时期管理朝鲜王族和公族的职制。1910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李王职官制》。李王职受日本国宫内部大臣管理和日本派来的朝鲜总督监督。



旁边的家族长辈们责备赵廷玉，但这样的话赵廷玉根本就听不进去。

“现在的女人真是不可救药！不顾父母，还不知羞耻呢！”

有几个老妇人说赵廷玉的不是。她们为自己年轻时就严守的风气被毁而伤心，看着“现在的女人”如此放纵，心里亦着实生气。

儿子走了，尹参判也悲伤，但金钱还能安慰他一番。金钱可说是尹参判最在乎的东西。他看重的三位一体神中，第一是金钱，第二是女人，第三是儿子。仁善走了，他还有个睿善，此小子虽愚陋，但总是个儿子啊！而且，他不是还很有钱吗，管理近百万元的放账、收账和保管，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嘛。他手下有各式各样的人任由他支配，但放心地委托银行存折和印章的人却只有仁善一个。现在他走了，失去一个出色的办事员所受的打击，决不亚于失去儿子的打击。尽管他也为儿子的离去悲伤，但葬礼过后马上恢复心态，照常生活，照常处理着日常事务。

仁善之妻赵廷玉却不然。作为在那种家庭里长大、又接受那种教育的女人来说，不具备什么特别的天赋，同丈夫的欢愉和做新衣服的兴奋便是其全部乐趣。况且做新衣服也都是为了取悦于夫君的呀！现在丈夫仁善不在了，赵廷玉除了悲伤、无望和无助，还剩下什么了呢？还有更让她难过的是，自己平时十分小看的公公的老婆，即自己的婆婆——上学时，她只比自己高几届——这会儿该多么蔑视自己这个晦气的年轻寡妇啊！一想到这些，她的心就像撕裂般疼痛起来。要是身边有个孩子还能忘掉丧夫之痛，可先前生下的一对儿女都是在牙牙学语之前夭折，又经历一次流产后，她再没有生育过。

赵廷玉房间里不时传来恸哭声，周围人不禁心揪揪起来。在身边安慰她的只有贞善，但到了九月新学期贞善白天也上学去了，赵廷玉一个人在房间里整日不停地哭着。要是娘家近，去那里散散心也好的呀，可她娘家在忠清南道礼山，父母早已去世，只有无赖哥哥和嫂子在家，回娘家也指望不上什么了。

在尹家，许崇慢慢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尹参判使唤他几次，发现他很可信后，跑银行存钱、整理账本、对外联络等事务，全都交给他办了。他现在俨然成了尹参判的秘书，除了儿子的身份之外，原先仁善管的一切全由他接手，就连最隐秘的账簿也由他来管理了。尹参判叫许崇从耳房搬到仁善住过的小厢房，下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乡下年轻人”、“学生”，改为“小厢房年轻人”了。

许崇每天处理繁杂的事务难免影响学业，但年老的尹参判如此信任自